



後集卷第十一

志林十三首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

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

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

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

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

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

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

曰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

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

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

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

明矣曰武盡美也水盡

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

以服事殷周之志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

於武王也蓋謂之武王



至取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其美
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曰孔氏必守此公國之
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此乎在孰敢不嚴而正朝其
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不聞弑君也自是學者
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也皆孔氏之罪人也使
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者殺之
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同
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
迪哲上不及湯卜不及武王亦不及是哉文王之時諸
侯下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天子之事月

不主不計紂之存亡也
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
若是以已矣天下無王
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
未大亂豪傑並起荀文
莫與定海內故起而祈
事也文若豈教標反者哉
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
以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
以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
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
以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殺亦
以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
以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
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
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
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
此文王之

道文若之心也及操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常以
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
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
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
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子曰吾與
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
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
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待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
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也道民未盡滅也三

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
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
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
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鄠至犬
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
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頌
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
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

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粥田宅者止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粥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菑晉遷于新田

皆其威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寇何過而不可不然維樂土為墟矣且此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

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
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鄗之遺民而脩文武成
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
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
郢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
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
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
如東遷之繆者也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
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

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為巧於取齊
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烏乎秦之巧亦創
知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知伯死秦知創知伯而諸
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
章立君王后位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
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
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
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
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
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

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當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烏乎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

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柰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其如取齧齒也必以漸故齧脫而兒不知今秦易之以為是齧齒也可拔遂袂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為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之平吳隋之平陳皆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為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沈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

填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斯
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
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
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公賦稅重賞賜之
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
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
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求其寧息不難哉廷尉議
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
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
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

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襄諸侯
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
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
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以矣世之
畏諸侯之禍也非獨守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
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由然如冬表夏葛時之所宜非
人之私智獨見也所一兩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
之漢高帝欲立六國以張子房以爲不可世未有非
之者李斯之論與子之方何異世特以成敗爲是非耳
高帝聞子房之言吐舌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

矣然卒王韓彭英盧一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
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一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
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伯藥顏師古其後有
劉秩杜佑柳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
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
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
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
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
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拱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
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

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
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
之言柳宗元之論當萬世法也

越既滅吾范蠡以為句踐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
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
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
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
亦烏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
實者何至耕于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
積此何為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

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蠶亦非清淨無爲以老於越者也故曰蠶亦烏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蠶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蘇子曰子胥種蠶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

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不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惟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闔廬與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句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惟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

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爲一言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臧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邠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畿內不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

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伎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臧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大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

三相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
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
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困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
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嬰能知之而莫
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足以卷而無害塞
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子也孔子以爵族之臣得政
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隨名都出藏
甲而三相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
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嬰之用
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

之既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
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
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決
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志也或曰孔子知
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
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
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下予者半以魯之
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言而已哉哀公患三相
之偏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
也臯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

若從孔子而代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也此孔子之志也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常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而世生獨甘功也自漢以來學者必言商鞅桑弘羊

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苦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畷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筭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

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
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汗口書
之則汗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
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
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樂石
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
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桑弘
羊之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
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
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

晏少而言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
其所爲足以投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
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皆
嘔血者相踵也一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
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便美而忘其禍之慘
烈也

漢用陳平計明四跡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
奪其權增大以心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
骸骨歸卒伍却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
善矣不去羽一段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

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
耶曰否增之以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
君人之度也豈增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
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
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
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也且義帝之
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
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
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
增之本心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

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問無
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
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
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
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皆而後知也增
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
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
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
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
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人之

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則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烏乎增亦人傑也哉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二白謀六說客談天雕龍聖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打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宿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只不韋皆有舍各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

斯養皆天下膏俊而田穡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庶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茲民蠹國者民何以文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茲也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以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於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

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
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
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
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
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
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
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
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
其力新以奉土皆推魯無
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
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
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
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
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
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
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
吾法而匹故置名城設家
深民之少異者散而歸田

訟向之食於四公子已下
其能搞項黃識以老死於布
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
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
虎狼於山林而能渴之不
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
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
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
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
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

羣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
禍乎抑將輟耕大息以後
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
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
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
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
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
累王親其武安之流皆爭
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及
以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

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一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烏乎此豈秦漢之所及哉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殺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及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不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和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以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恃性嗾為謀臣雖有六國賊敢弼睨其間哉不

道亦得稱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既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傲必亡之既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既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

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
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
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以矣陳勝假
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
即受誅而後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
慮此何哉蘇子曰烏乎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
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
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
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
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

之過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無視始皇環於
而之其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
也二人者知成今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
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
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
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
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設其
際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今行禁止蓋有不及商
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徒木立
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

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敢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公不反也吾文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王之果於殺者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

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為公則隱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執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與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王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王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

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為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栢子且死命其臣正當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栢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國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若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遺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脩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使聞外事且不可托難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攝

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而國大惟齊之君上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吕后魏胡武流蓋不勝揚堅遂因以易姓曰此攝之也若攝主一也然子母后而可信也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王之也攝主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若薨百中已以聽于冢室三不安用攝主可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生則以禮設宰若太子未生立而弱未能君也則攝主也夫攝禮之舉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攝禮

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
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
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與孔子之
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爲當然故
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
將授之矣使管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
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
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比也以爲不
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曾不若是塗人也哀

或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耳而長
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
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
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
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
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
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爲世
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
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
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

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
氏之足憂釋此不為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鳴
乎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
其所噬劫齒者歟鄭小同為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
有客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
卿無卿負我遂醜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
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污敦果
照視之見允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
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嘗
里克秦季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醜何如哉

六事後有君子可以覽觀焉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內臣公
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
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
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懼若搃其
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
哉管仲之相相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
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
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醜
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子之也亦至矣曰桓

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曰仲尼之徒無道相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
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為萬世法
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為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
之治齊也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
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
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篡殺之
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是廢之乃欲以為
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
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

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特堅信至
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
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為此七人者皆失於
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
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
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
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
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符堅不會江左雖有
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揚國忠雖有安祿
山亦何能為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

或之流皆蓄結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
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
而言之則不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
罪於天若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
可勝既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
而殺孔融晉文帝以卧龍而殺魏康晉景帝亦以名
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或齊後主以
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誠而殺李君羨武后以
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為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處
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
成敗為是非也故天嗜殺人者必以郟侯不殺楚子
為口實以郟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
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為天下如養生愛國備
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
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病而
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
矣彼八人者未病而服藥者也

東坡後集卷第十二

表狀劄子

詞免翰林學士承旨狀三首

乞候坤成節上壽訖復遂前請狀一首

謝宣召入學士院狀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芻記一首
詞免兼侍讀劄子一首

謝兼侍讀表二首

謝三伏早休表二首

謝除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表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潁州謝到任表三首

賀德音表二首 賀興龍節表一首

賀駕幸太學表二首

謝賜曆日表二首

揚州謝到任表二首

謝賜恤刑詔書表二首

賀立皇后表二首 賀坤成節表一首

詞免翰林學士承旨第一狀

臣今月二十八日奉勅翰林學士承旨左

朝奉郎知制誥詔書到日可依條交割公事訖乘遞

馬疾速發來赴闕臣已於當日依條交割公事訖伏

念臣頃以兩目昏暗左臂不仁鑒詞禁林得請便郡

法緣靜退少養衰殘二年于茲一事無補才有限而

難強病不減而益增但以東南連被災傷不敢陳乞

別求安便敢謂仁聖尚賜恩憐忍還故官役加新寵

不惟朝廷公議未允實亦衰病勉強不前兼竊觀卿

報臣弟轍已除尚書右丞兄居禁林弟為執政在公

執既合迴避於私門實懼滿盈計此誤恩必難安處

伏望 聖慈除臣一郡以息多言臣見起發前去至
宿泗間聽候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狀

右臣近蒙恩除翰林學士承旨臣以衰病不才難居
禁近兼以弟轍忝與執政理合回避奏乞除臣一郡
今奉詔書未賜開元恩威之重需若雷雨豈臣辱
所敢固違伏念臣自去闕庭日加衰白故疾不愈舊
已荒更冒寵榮必速顛躓而况清要之地衆所奔趨
兄弟迭居勢難安處正使緣力辭而獲譴猶賢於忝
冒而致災伏望 聖慈察臣誠懇特賜除臣知揚越

陳蔡一郡臣今已到揚州適避前去南京不以來
指揮干冒天威臣無任戰兢待罪之至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第三狀

右臣近蒙恩除翰林學士承旨臣以衰病不才難居
禁近兼以弟轍備位執政理合回避尋兩次奏乞除
臣一郡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依前降詔
書不允者臣之愚慮終以弟轍親嫌於義未安竊見
仁宗朝王洙爲學士以其從子堯臣參知政事故
罷臣今來欲乞依王洙故事回進仍乞檢會前奏除

臣楊越陳蔡一郡屢犯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候坤成節上壽訖復遂前請狀一首

右臣近奏乞依王洙故事罷翰林學士原旨仍乞一
郡奉聖旨依累降指揮不允者銜戴恩慈休迫威命
已經三却其敢固違已於本月二十九日赴闕門祇
受告命訖然臣衰病日加心力難強親嫌之避愚守
不移伏見坤成節在近欲候上壽訖復遂前請勉強
供職庶表見臣子恭順之心遂巡力詞蓋終存典刑
分義之守謹錄奏聞謹奏

新入學士院二首

右臣今月十一日翰林特詔梁迪至臣所居奉宣

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使星下燭生蓬華之光
華天澤旁流矣桑榆之枯樞國有用儒之威士知稽
古之榮伏以翰墨之林號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他
才至於用人可以觀政文武並用或成頗牧之功邪
正雜居至有杞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況金
鑿玉堂親被總論之密北轅東閣獨稱年德之高必
有異人以齊衆口而臣本綠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
獨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洽僅免流離及

瓜而遠恍如夢寐交親迎勞都已聚觀驚華髮之半
空笑丹心之未折宜投閑散以養衰殘豈期過採於
虛名復復榮加於舊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如
乾健明配日中既祖述於堯仁復躬行於舜孝才難
之歎人誦斯言緣 先帝之德音收孤臣於敵地言
雖直而無罪身愈遠而益親委曲保全始終錄用臣
敢不更磨朽鈍少補涓埃難得者時未有捐軀之會
勿欺而犯誓無恙失之心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

右臣今月十一日翰林待詔梁迪至臣所屏奉宣

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者衰遲無用寵既溢於
當年眷待有加恩復隆於晚節使華臨賁天語丁寧
聳里巷之驚觀歎朝廷之用舊伏以禁林分直法本
六人帝語親承舊惟一老不緣名次之先後斷自上
心之簡求冠內朝供奉之班極儒者遭逢之盛凡膺
此選宜得異材而臣本以愚忠累塵器使初無已試
之效但有過實之名千里闕庭二年江海愛深投杼
豈無三至之言詔復賜環不待一人之譽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道無私載公生至明以七年之照

臨觀羣臣之邪正知臣剛褊自用雖有寬饒之止察
臣招麾不移庶幾長孺之守故還舊物益茂新恩臣
敢不早夜以思死生不易雖桑榆之景已迫殘年而
犬馬之心猶思後效

謝賜對衣金帶兩狀二首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
條并魚袋渡金銀鞍轡馬一匹者漢官三服已分密
麗之珎唐監八坊復下推奇之駿拜嘉甚寵省已何
功伏念臣受材迂踈賦命寒蹇幼師季路止服緼袍
長慕少游欲乘下澤目眩重金之耀神驚四牡之良

俛仰自惟周章夫次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憂勤黎
庶寤寐儲賢故損廐庫之儲以廣 英雄之毅致茲辱
隨亦被寵光臣敢不求稱于衷益 鞭其後薄德感非
當戒繼鶉之篇強力安邦庶幾有 駟之頌臣無任
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
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鍍錫金靴示有馳
驅之勞實帶襲衣豈無約束之義上既循名而責責
下當因物以貢誠伏念臣少則賤貧長而困阨仰

龍具追晏子之一表伯厚雖柄隨景公之子嗣無功
拜賜服寵汗顏顧惟何人膺此異數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躬行慈儉德貫天人約於奉已而多
於養賢嚴於私親而寬於馭衆惟其朽鈍借以光華
臣敢不衣被訓詞服勤鞭筆惟德其物求觀不易之
言思馬斯徂更厲無邪之志

笏記二首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者出應
寄入長禁林皆儒者之極榮宜極材之所稱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法天凝命稽古克賢摠攬羣英兼
小器欲效涓塵之報未知藥墮之期臣無任感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者出守無
功方期竄逐召還何幸復玷清華此蓋伏遇太皇
太后坤載沉潛母慈均一既陶甄於頑鑿復封植於
散材誓卒餘生少圖來效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
營之至

詞免兼侍讀劄子

臣近準閣門告報已降旨命除臣兼侍讀者臣以逆

愚本無學術出從吏役益復空疎竊世禁林已難久
處而沈天縱之學已集大成非臣孱微所可仰望伏
望 聖慈追寢成命以授能者所有告命未敢祗受
取進止

謝兼侍讀表二首

臣軾言今日四日伏奉告命除臣兼侍讀者用非其
分寵至若驚湍溢之憂遂巡莫避臣某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伏念臣與弟轍同登進士並擢賢科內外分掌
於制書先後迭居於翰苑今臣以經史入侍司言行
于中轍以丞轄立朝督綱條于外恭承明詔不許固

辭以為兄弟之同升自是朝之盛事承明三入
此古人大雅一門無慙舊史人非木石具重丘山恭
惟 太皇太后陛下陛下明極照臨憂深付託為社稷
之衛莫如臣僕之賢以帝堯之哲而甚畏於壬人以
孔子之聖而忘見於狷者致茲選擢驟及迂愚臣敢
不淬厲初心激昂晚歲誓堅必死之節少報不貲之
息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又

臣軾言今日四日伏奉告命除臣兼侍讀者叨承新

命祇服訓詞薄技已窮舊恩未替臣某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伏念臣志大而才短論迂而性剛以自用不
回之心處衆人必爭之地不早退縮安能保全是
以三年翰墨之林屢遭飛語再歲江湖之上粗免煩言
豈此身愚智之殊蓋所居閑劇之砂臣之自處何者
爲宜而況講讀之司惟懼最近分章摘句則何以
非常之知國事屬言又必貽前日之患雖仰恃天日
之照實常負冰淵之虞恭惟 皇帝陛下大德在
民小心順帝雖天覆地載以聖不可知爲神而日就
月新以學而不厭爲智曲收舊物以廣多聞臣敢不

忘其憂本無分於中外欲報之德善不易於死生
臣共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回
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三伏早 表二首

大火既中三夏云伏炎熹之病責燧所同忍蒙恩
之恩遂失流之酷恭惟 皇帝陛下仁如

明燭幽微上有無逸之勤下無獨賢之歎臣等
多暇竊裒安居共揚扇渴之風以安黎庶更斷飲冰
之節少荅生成臣等無任仰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星火見而金微日方可畏胡氣斂而書情以獲少休
上既知勞下皆忘暑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勞謙
恭已內恕及人雖大地無一物之私而父母南面至誠
之愛臣等仰蒙寬假勤獲便安未明無顛倒之衣省
循何幸夙運有委此之食歌詠而歸臣等無任仰天
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除龍圖閣學士知穎州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乞郡除臣龍圖閣學士
知穎州者引嫌求瘼顧舊典之甚明易職罷行尚新
恩之至厚疎愚自出懇請交并中謝伏念臣學陋能
短

性迂黜合受四朝之知遇竊五郡之著宣天會二
年但此重於稟祿禁林於片魯未補於然集政象殊
私復還舊物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仁涵動植明燭
幽微知臣獨受於聖知欲使曲全於職實情其無可
以少安凡力請八章而後從使不為一乞而遂去臣
謂光榮雖在病瘵歸尸功名之無望而衷誠思報尚生死之
不移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乞郡除臣龍圖閣學士
知穎州者備負經席幸依日月之光引避親嫌實新

簡書之思思遠善職事于近藩表朽增華寧請知施
中前代念臣生洪他枝天與愚忠雖所向之奇窮獨
受知於仁聖力水便即益帝懷老退之心伏讀詞
有不為誤留之語殊私難報危涕自零恭惟
皇帝陛下緝熙光明剛健篤實分收文王之四友以
集孔子之大成而臣苟念餘生之安莫伸一割之用
桑榆暮齒恐遂齋至而莫償犬馬微心猶恐蓋棺而
後定臣無任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右臣伏蒙 聖慈特賜臣對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

鞍轡馬一匹者錫之上駟敢忘致遠之勞佩以良金
無復忘腰之適執鞭請車顧影知慙恭惟 皇帝
陛下禹儉中脩堯文外獎長轡以御率皆四牡之良
所寶惟賢豈徒三品之貴出捐車服收輯事功而臣
衰不待年寵常過分括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
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難禁深恩
臣無任

又

右臣伏蒙 聖慈特賜臣對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
鞍轡馬一匹者出高之珎以旌有德在坳之駟豈及

無功而臣首尾四年叨塵三錫省躬內灼服寵汗流
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慈儉自居龍光四達德被海
宇豈惟一襲之衣恩結華夷何止十圍之帶羣賢在
取六禮自調而臣頃以衰羸止求安便奉宣德意庶
幾五袴之誼收歛壯心無復千里之志更期力報有
愧空言臣無任

潁州謝到任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臣已於
八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避嫌引疾懇無國士之風
識分知難粗守人臣之節由蒙溫詔遂假名邦已見

民惟知感作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多難無
表晚以虛名偶塵侍從雖云時可每與一瀆違既未
於歸田故力求於治郡慈母愛子但憐其無能明君
知臣終護其所短自欣投老漸獲安身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慈儉臨民剛柔布政奉天地而有
信嘉怒不陳體水鏡之無心忠邪自辨致茲愚直亦
克保全雖任職居官無過人者而見危授命蓋有志
焉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臣已於

今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支那責輕未即滿盈於小
器豐年事簡非徒飽暖於一家覽几席之溪湖雜簿
書於魚鳥平生所樂臨老獲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伏以汝穎為州邦畿稱首士風備於南北人物
推於古今賓主供賢蓋宗資范孟博之舊治文獻相
續有晏殊歐陽脩之遺風顧臣何人亦與茲選此豈
伏遇 皇帝陛下丕承六聖摠攬羣英生知仁孝
之全學識文武之大謂臣簪履之舊物嘗忝惟嚮之
近臣奉事七年崿嶇一節意其忠義許國故暫且還
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置之安地養此數行更少

勉於桑榆誓不忘於賦畝臣無任

賀德音表二首

臣賦言伏觀九月二十七日德音以上清儲祥宮成
感決四京及諸道見禁罪人者靈光下燭慶新宮之
落成霈澤旁流洗庶獄之多罪散為和氣坐致豐年
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舜禹之心以奉先為
孝本釋老之道以損己為福田永惟神祚之成每濟
天下之養卑言何陋大練為安故能捐萬金之資以
成二聖之意為國迎祥而國無所費與民無福而民
不知勞鑿輅親臨神靈昭格親士女之知會既同其

休念囹圄之幽囚或非其罪用乎大號以達惠心
惟 太皇太后陛下恭儉以仁明哲作則愛惜帑
不供浮費之私重慎典刑每存數赦之戒一寬湯
衆識堯心臣以從官出臨近甸率吏民而拜慶
老之歡誰永望闕庭實同咫尺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觀九月二十七日德音以上清儲祥宮成
減決四京及諸道見禁罪人者琳館告成神人文慶
綸音下霽過故盡除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
漢武築通天之臺魏明作凌雲之觀皆厲民而私已

或秘祝以祈乎然猶形於諫歌被之金石而况文孫
繼志神母考祥追六聖之心本技百世均萬方之慶
囹圄一空豈惟洗濯於丹書固已光華於青史恭惟
皇帝陛下知人堯哲克己禹勤積德之宮以文
章爲藻飾託民之廈以仁義爲基荷眷渥斷之成能
亦聖神之餘事臣以象法從風侍經幃樂石銘詩雖
幸神太乙之筆六主薦裸不獲踐屬車之塵徒與吏
民共茲慶澤臣無任

賀興龍節表一首

臣軾言天佑我邦祥開是日山川貢瑞日月增華臣

其誠敬誠非首頓首伏以聖所備有慈儉下等
之實與情共蓋憂勤無逸之龜不待禱相而求自
然天人之應不惟皇帝陛下堯仁舜孝禹勤湯
寬德莫大於好生故以不殺為神武道莫尊於問學
故以所聞為問明錫厥庶民嚮用五福臣備員內閣
出守近畿雖遠咫尺天威乃身在外而上千萬歲壽
此意則同臣無任

賀駕幸太學表二首

臣軾言恭聞六月十五日駕幸太學者輦回原廟
既崇廣孝之隆陛次儒宮後示右文之化禮行一日

風動四方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五
三代所共蓋天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達尊在漢
永平始舉是禮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
講非人主之事豈如允哲退託不能負爵伏興意默
通於先聖橫經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皇帝
陛下文武憲邦聰明齊聖大度同符於藝祖至仁
追配於昭陵故舉舊章以興盛節臣早塵法從久
侍經幃永矣馳誠想聞合語於東序斐然作頌行觀
獻載於西戎臣無任

又

臣軾言恭聞十月十五日

皇帝駕幸太學者濟

濟多士靈承上帝之休有雍在宮服膺文母之教風
傳海宇慶溢臣二臣其誠款誠抃頓首頓首臣聞學
校太平之文而以得士為實經術致治之具而以愛
民為心心既立而具乃行實先克而文斯應未惟坤
載之厚輔成天家之能惟使文子文孫莫不仁故於
先聖先師無所愧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憂深祖構
德蕪孫謀黃裳之文斧藻萬物青矜之政長育羣材
豈惟鼓舞於士夫實亦光華於文冊臣冒榮滋久被
過最深外告成功行喜鴻音之華中俯潛德孰知麟

趾之風臣無任

謝賜曆日表二首

迎日推筭雖曰百王之常後天奉時惟我二后之德
伏讀詔旨灼知聖心中謝伏以嗣歲將興舊章畢舉
三朝受海內之圖籍七月陳王業之艱難冬有初寒
知民言之可畏陽居大夏識天道之至仁故於頒朔
之初更下布新之詔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視民如
子以國為家振廩勸分人自忘於艱歲消兵去殺天
必報之豐年臣敢不省事清心貴農時之不奪思患
預備期歲計之有餘庶竭微誠少裨洪造臣無任

又
歲頒正朔蓋春秋統始之經郡賜璽書亦漢家寬大
之詔實爲令典豈是空文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
伏以望歲若生民之至情畏天者人君之大戒所以
常言報應而不言時數每奏水旱而不奏嘉祥上有
消復之心下有變調之道固資共理同底純熙恭惟
皇帝陛下祇敬三靈憂勤萬宇爲仁一日自然
天下之歸教民七年豈無善人之效臣敢不仰遵堯
典寅奉夏時謹堤防溝洫之修行勞來安定之政度
殫絲力少助至仁臣無任

揚州謝到任表二首

臣執言伏蒙聖恩除臣知揚州臣已於本月二十六
日到任訖者支郡養痾裁能免咎通都移故自愧何
功屢玷恩榮實深慙汗臣某 中謝伏念臣早緣竊祿
稍習治民在 先帝日已歷三朝近八 年聞復忝四
郡平生所願滿足無餘志大才疎信天命而自遂人
微地重恃聖眷以少安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子惠
萬民器使多士以謂朝廷之德澤付於郡縣與監司
乃眷江淮之間久罹水旱之苦鄰封二浙飢疫相薰

積欠十年豐凶皆病臣敢不上推仁聖之意下盡疲
驚之心庶復流亡少寬憂軫臣無任

又

一麾出守方愧踰安十國為連復膺寵寄恩榮既溢
慙汗靡寧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鯁生冒居禁從頃
緣多病力求賴尾之行曾未半年復有廣陵之請蓋
以魚鳥之質老於江湖之間習與性成樂居其舊天
從民欲許擇所安恭惟 皇帝陛下欽明文思剛
健純粹天功默運灼知萬化之情人材並收各取一
長之用如臣衰朽尚未遐遺命至正 祿已盈每懷

大惟志雖大而才不副莫報恩私臣無任

謝賜卹刑詔書表二首

臣職言伏蒙聖恩賜臣欽卹刑獄詔書一道者時今
舉行雖云故事天心惻怛本出至誠德既洽於好生
民雖死而無憾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以刻木
畫地志士不居鑠石流金平人猶病冝軫聖神之念
實為哀敬之先訓詰丁寧吏民感動恭惟 皇帝

陛下禹湯罪已堯舜性仁以不忍人之心行若稽古
之政豈止緩獄實期無刑臣敢不推廣上恩厚風俗
於無犯申嚴法意消盜賊於未萌少假歲時庶空國

國臣無任

又

暑雨其咨既軫小民之病麥秋已至復虞輕繫之淹
祗服訓詞灼知天意臣某中謝伏以仁聖之德哀矜
為先常內恕以及人故深居而念遠齋戒處掩則知
暴露之勤終締祥延不忘累紕之苦吏既罔懈民知
無冤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事法祖宗德參天地
凱風養物散為扇暘之涼靈雨應時同沾執熱之濯
臣敢不盡其哀敬濟以寬明秦漢律之嚴母令瘦死
推慈母之意務在平反庶竭愚忠少行德意臣無任

賀立皇后表二首

臣執言伏觀制書今月十六日皇太后受冊禮成者續
女繼孝倪天之妹事關廟社喜溢人神中賀臣聞三
代之興皆有內助二南之化實本人倫維關雅正始
之厥具既醉太平之福民有所恃邪其求昌泰惟
皇帝陛下自誠而明惟睿作聖輯寧夷夏德既茂於
治朝輔順陰陽政兼脩於內職既膺大慶益廣至仁
下逮海隅夫婦無於愁歎上符天造日月為之光明
受祿無疆與民同樂臣無任

又

吉日旣消柔儀允正穀珪往聘象服來朝中貞臣聞
周姜任姒之賢位非皆極黷陰馬節之貴德或有慙
威哉六禮之陳葉此三宮之慶恭惟
太皇太后
陛下任付託之重躬保佐之勞公天下不私其親配
宸極必先以德徽音不墜嗣成慈孝之風仁壽無疆
坐享雲來之養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庭臣無任

賀坤成節表一首

臣賦言歲復六壬龔嘉祥於太史火流七月紀令節
於詩人盡海宇之含生舉欣榮於茲日臣某中賀臣
聞君以民為心體天用民為聰明未有心脾而體

結民悅而天不應故好生惡殺是為仁壽之基捐利
與比斯獲豐年之慶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恭儉
一德勤勞有為推天覆地戴之心阜成民物盡父教
母憐之道誨養臣鄰共知難報之恩必享無疆之福
臣以出守淮海無由躬詣闕庭無任瞻大望聖激切
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